



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

# 风行云动

## ——香港“后97”图景



吴长生 著



人 民 出 版 社



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



# 风行云动

## ——香港“后97”图景

吴长生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阮宏波

封面设计:肖 辉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风行云动——香港“后97”图景/吴长生著.
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7.6

ISBN 978 - 7 - 01 - 006286 - 0

I. 风… II. 吴… III. 香港—概况—文集 IV. K926.58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0492 号

**风行云动——香港“后97”图景**

FENGXING YUNDONG——XIANGGANG HOU 97 TUJING

吴长生 著

人 人 书 社 出 版 发 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0.875

字数:256 千字 印数:00,001-10,000 册

ISBN 978 - 7 - 01 - 006286 - 0 定价:22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## 篇 首 寄 语

世纪之交，膺负公命，有幸在香港客居数载。冷观世事，偶有所感，击键成文，尽归入人民网“香江客语”专栏。不经意间，竟得近二百篇。

新闻本为易碎之物，时事评论亦然，一般只作用于当时，或引发一番热议，或激起一阵波澜；事过境迁之后再读，绝大多数便变得索然无味了。况且一时一事一己之议，难免失之偏颇。因此对所写文字结集出版之事，一直缺乏主动。

禁不住友人鼓励，适值香港回归祖国 10 周年之际，终于将新闻碎片装了一篓，印了出来，权作香港回归后风云变幻的一段记录。既然是碎片，就更不敢烦劳名人作序。自己写了这几行字，作为说明。

除部分“香江客语”文章而外，还选入了三篇人物通讯。他们是不该被忘却的。

# 目 录

## 时政风云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机敏与“过敏”(2001年7月9日) .....           | (3)  |
| 信封的“诉说”(2001年7月10日).....           | (4)  |
| 《财富》的“出尔反尔”(2001年7月23日) .....      | (6)  |
| 从香港“加税”说起(2001年8月9日) .....         | (8)  |
| 接受“剪枝”还是自己“砍树”? (2001年9月12日) ..... | (10) |
| “破坏性思维”可休矣(2001年9月20日) .....       | (12) |
| “金融大鳄”迟到的称赞(2001年10月1日) .....      | (15) |
| 罗湖,不是哥德巴赫猜想(2001年10月4日) .....      | (17) |
| 最需振“人气”(2001年10月10日) .....         | (19) |
| 药是药,粮是粮(2001年10月15日) .....         | (22) |
| 且看某报如何“惑众”(2001年10月18日) .....      | (25) |
| 换“眼”看香港(2001年11月1日) .....          | (28) |
| “人咬狗”与“民意”(2001年11月8日) .....       | (30) |
| 换“耳”听香港(2001年11月15日) .....         | (33) |
| 谬矣,“亲中”与“亲港”之分(2001年11月26日) .....  | (36) |
| 让人难笑的“大笑话”(2001年11月29日) .....      | (39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再看某报如何“惑众”(2001年12月3日) .....        | (41)  |
| “反董派”的网络“乌龙”(2001年12月13日) .....     | (44)  |
| “鼠”欺“猫”与“抵垒”后遗症(2001年12月27日) .....  | (46)  |
| 看谁敢继续鼓动“抗法”? (2002年1月20日) .....     | (49)  |
| 从“香港之死”到“黑暗的一天”(2002年3月13日) .....   | (52)  |
| 香港公务员入狱的“门槛”(2002年3月29日) .....      | (55)  |
| 有“鬼”教人作恶(2002年4月3日) .....           | (58)  |
| 非当香港“过街鼠”不可?! (2002年4月26日) .....    | (60)  |
| 公务员减薪的“象征性”与“历史性”(2002年5月24日) ..... | (62)  |
| 香港需要多几个“叶太”(2002年5月31日) .....       | (64)  |
| 市民对“民主派”说“不”(2002年6月20日) .....      | (67)  |
| 高官问责制:突破“围城”的改革(2002年6月25日) .....   | (70)  |
| 稳,香港的巨大成功(2002年6月28日) .....         | (72)  |
| 不是恶鬼,何惧钟馗? (2002年7月5日) .....        | (74)  |
| “财爷”的自律风范(2002年12月16日) .....        | (77)  |
| 献给“除夕宴”的小菜(2002年12月30日) .....       | (79)  |
| 危难中再看香港优势(2003年4月7日) .....          | (81)  |
| SARS袭来,英雄与小人尽显本色(2003年5月28日) .....  | (84)  |
| “癞狗”的落寞(2003年8月11日) .....           | (87)  |
| 狗也“游行”(2003年9月30日) .....            | (89)  |
| 假如今夏热死了人(2003年10月16日) .....         | (91)  |
| 香港要民主不要“大民主”(2004年1月2日) .....       | (94)  |
| 新“歪论”二则(2004年4月8日) .....            | (96)  |
| 政治“负资产”(2004年5月17日) .....           | (99)  |
| “名嘴”与“滥嘴”(2004年5月26日) .....         | (101) |

- 
- 看香港自然科学家怎样“论政”(2004年6月2日) ..... (103)  
从“七一”看香港的多元化(2004年7月15日) ..... (105)

## 经 济 波 澜

- 警惕另一种“禽流感”(2001年7月16日) ..... (111)  
“超人”的设计理念(2001年7月30日) ..... (113)  
岂能容忍发“破产财”? (2001年8月6日) ..... (115)  
心态调整为先(2001年8月27日) ..... (118)  
“表叔”还没变“阔佬”(2001年8月30日) ..... (121)  
香港焉能不“北望”? (2001年9月3日) ..... (123)  
好点子与馊主意(2001年9月6日) ..... (126)  
为“购物天堂”洗洗脸(2001年9月24日) ..... (129)  
认清香港的“比较优势”(2001年9月27日) ..... (133)  
香港还“能”做什么? (2001年11月5日) ..... (136)  
树高“凤”更喜来栖(2001年11月12日) ..... (138)  
以“特”诱人南下(2001年11月22日) ..... (141)  
“网事”似火,如烟.....(2001年12月20日) ..... (144)  
清除“香港游”的“老鼠屎”(2001年12月24日) ..... (147)  
珍惜香港的“经济时差”(2002年1月1日) ..... (150)  
新经济呼唤新“精英”(2002年1月4日) ..... (152)  
香港再办个“特区”如何? (2002年1月8日) ..... (155)  
同仁堂、烤鸭子与香港(2002年2月8日) ..... (157)  
如何面对660亿元财政赤字? (2002年2月27日) ..... (160)  
从“0”起步不如从“1”起跳(2002年3月22日) ..... (163)  
“香港游”与武松打店(2002年5月3日) ..... (166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失街亭与香港“高地”(2002年5月22日) .....      | (168) |
| 香港不能只“洗衣服”(2002年6月5日) .....       | (170) |
| 从“猪肉风波”看北上消费(2002年6月11日) .....    | (171) |
| 李嘉诚看谁“脸色”行事?(2002年9月30日) .....    | (174) |
| 提高香港的“黄金”成色(2002年10月16日) .....    | (176) |
| 香港楼市的“缩”与“涨”(2002年11月18日) .....   | (178) |
| 香港、上海,谁能取代谁?(2002年12月9日) .....    | (181) |
| “做大”珠三角就是“做大”香港(2003年1月13日) ..... | (183) |
| 香港资源的“反向”运动(2003年2月8日) .....      | (185) |
| 本土经济要突破“本土”(2003年2月24日) .....     | (187) |
| 赛马会“风光”与振兴香港经济(2003年6月12日) .....  | (190) |
| “个人游”的正反效应(2003年8月26日) .....      | (192) |
| 到香港看“荒凉”(2003年9月15日) .....        | (194) |
| 香港“黄金漫地”(2004年6月23日) .....        | (196) |

## 社会百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儿童、绑匪与家庭“设防”(2001年7月17日) .....     | (201) |
| 社会的“精神调节器”(2001年7月18日) .....       | (203) |
| “减压”还是“增压”? (2001年7月27日) .....     | (206) |
| 谩骂算哪“元”城市文化? (2001年8月16日) .....    | (208) |
| 玄妙的《想尔》与贫乏的“富翁”(2001年8月20日) .....  | (210) |
| “伸手要”风气会毁了香港(2001年10月25日) .....    | (213) |
| 天道酬勤不酬“怨”(2001年10月29日) .....       | (217) |
| 勇士多“超员”,“杀手”遭唾弃(2001年11月19日) ..... | (219) |
| 李嘉诚更可贵的“3Q”(2001年12月10日) .....     | (222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传媒袭警”(2002年1月10日) .....          | (225) |
| 可否“分流”“海归派”? (2002年1月25日) .....   | (228) |
| “邵逸夫们”与范仲淹(2002年1月29日) .....      | (231) |
| 对社会悲剧不能只“喝倒彩”(2002年2月1日) .....    | (233) |
| 警察开几枪才不“失分”? (2002年2月5日) .....    | (236) |
| 放羊娃与传媒“变异”(2002年2月19日) .....      | (239) |
| 转型中的香港需要怎样的舆论环境(2002年4月9日) .....  | (242) |
| “吃肉”与“骂娘”岂可兼得? (2002年4月30日) ..... | (246) |
| “精神遗民”与“无根代”(2002年5月7日) .....     | (248) |
| 李嘉诚焉能不怒? (2002年7月15日) .....       | (250) |
| 香港的“混混儿学术”(2002年8月13日) .....      | (252) |
| 周润发的真诚“言教”(2002年8月28日) .....      | (255) |
| 金庸眼中的香港“退步”(2002年9月9日) .....      | (257) |
| 港片怎么“不好看”了? (2002年9月17日) .....    | (259) |
| 风波过后看“伏明霞事件”(2002年9月23日) .....    | (262) |
| 审判“捧杀犯”(2002年10月8日) .....         | (265) |
| 邪恶势力的帮凶(2002年11月5日) .....         | (267) |
| 以“屁”当头版头条(2002年12月23日) .....      | (270) |
| 向“走路”致敬(2003年3月3日) .....          | (272) |
| “乱棍策略”(2003年3月17日) .....          | (274) |
| 珍惜张国荣的最后遗产(2003年4月15日) .....      | (277) |
| 女高官们的慈母心(2003年5月13日) .....        | (279) |
| 检视 SARS 死亡率(2003年6月25日) .....     | (281) |
| 流行“似是而非”(2003年7月21日) .....        | (284) |

## 习俗 鳞爪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港人的“好吃”与“会吃”(2001年8月2日) .....    | (289) |
| “孝心”害苦了香港青山(2001年10月27日) .....   | (292) |
| 马到功成与“失败文化”(2002年3月1日) .....     | (294) |
| 香港需要怎样的歌声?(2002年3月19日) .....     | (297) |
| 狗认红灯与“抗法”恶习(2002年3月26日) .....    | (299) |
| 青山何日不“怕”清明?(2002年4月5日) .....     | (302) |
| 港人“食鸡”与孟母三迁(2003年1月6日) .....     | (304) |
| 更需“九牛爬坡”(2003年3月12日) .....       | (307) |
| 弃“私”从“公”(2003年4月1日) .....        | (309) |
| “痰价”大涨:每口1万!(2003年6月6日) .....    | (312) |
| “厚鲸薄鲨”(2003年7月28日) .....         | (314) |
| “香港游”、入乡随俗与血的教训(2003年9月2日) ..... | (317) |
| 闲话香港“主人翁意识”(2003年10月8日) .....    | (319) |

## 人物 三 章

|   |       |
|---|-------|
| 痴心编结古文化彩练——亦商亦儒徐展堂(2000年5月) ...         | (325) |
| 仰效先贤 泽润“希望”——文化老人范止安(2000年10月)<br>..... | (329) |
| 一颗璀璨的沙砾——国学大师饶宗颐(2001年7月) .....         | (332) |

# 时政风云



## 机敏与“过敏”

(2001年7月9日)

机敏是优点，过敏是病态。香港新闻界的机敏和快速反应，令人佩服；但时有发生的“过敏”现象，又挺招人讨厌。

远的不说，就以对7日海南农科院爆炸事件的报道为例，一些媒体显然是又发“过敏症”了。爆炸发生后没多久，香港一些网站上就有了消息，反应可谓敏感；但从第一条消息开始到8日的报道，有些媒体一直说是“至少死了50人”，诱导人“质疑”当地官方初步公布的数字。直到9日，多数媒体的有关报道改为援引海南方面公布的准确数字了：3死8伤1失踪；可有的媒体依然“固持己见”，报的死伤数目偏偏还要多加上几个，以继续强化其“当地官方隐瞒真相”的观点。

事情刚刚发生，凭什么就认定“至少死了50人”？无外乎两条，一是把当地个别人的随意“估计”当做事实，二是凭自己的主观“感觉”推算。事实说明，相比“3死1失踪”，“至少死50”是严重的夸大！为了追求“轰动效应”，媒体的这种“敏”也太“过”了，“过”到了不辨真假就信口开河的地步。至于后来的“坚持”，就更有蓄意误导之嫌。试问，用“3死1失踪”去隐瞒“5死”的“真相”，有这种必要吗？！

香港某些媒体的“过敏症”，具有明显的“定向发作性”。对喜讯，对有利于社会安定的事情，它们从不发病，反应甚至相当迟钝。而对天灾人祸，对可能引起社会恐慌的突发事件，它们的“过敏

症”可说是每遇必发。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对香港“抗议示威”活动的态度。明明只有“长毛”、“阿牛”那么十来个“专业户”，隔三差五地上街找茬闹闹；连我这刚来一年多的“客居”人都把他们的脸儿、绰号认熟了。可一些媒体却“敏感”得很，每次都煞有介事地当做特大新闻来“炒”，弄得好像香港真变成了“示威抗议之都”似的。

幸好一段时间后，摸透了某些媒体“过敏”性表演的路数，看它们的节目、文章时，先“条件反射”地狠狠打几分折扣。否则，真不知要被它们搅和得怎么烦呢。

## 信封的“诉说”

(2001年7月10日)
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的一封便函，在我抽屉里放了很久。其实，信的内容并没什么特殊的。是那带有“香港政府公函”字样的封皮，引起了我的特别兴趣。

信封正面左上方比邮票略小的长方框里，印着“齐倡廉 跨纪元”六个汉字，下面是英文；左下方的，则好像是一个小花饰，仔细看，才发现组成那“花”的是“服务市民”的中英文艺术字。信封的背面正中，是一个方框，里面整整齐齐排着中英文各四行，重黑的标题：切勿浪费；下面的文字是：此信封如小心加以使用，可再用多次，再用时加贴封套标纸即可。

几十年前，内地大力提倡发扬勤俭节约精神时，我曾见过把旧信封翻过来重新糊上再用的，自己也亲身实践过。可怎么也想不到进

入21世纪了，在“遍地黄金”的香港，会遇上提倡“再用”旧信封的事，而且是“多次”使用！因此，拿着那信封，我反复端详，久久“赶”不走那缕特别的生疏感。

这小小信封，不仅在倡导爱惜资源、制止浪费的精神，更是在用实际行动宣示清正廉明的政风。从这细微小处，香港的纳税人、市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行政状态，从而增加对政府的信任感。信封虽小，但它却在流传中不断为特区政府的形象增添光彩。

香港政府是很“富”的，也是很大方的，可以斥资上百亿、上千亿修高速路、轻铁、跨海大桥、机场、迪斯尼乐园。那是为了香港经济的整体利益，为了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。而在许多方面，政府又是很“抠”的。岁末年初，政府的一些部门也举办联谊活动，但绝无“肉林酒海”大宴宾客的红火场面，一般都是轻松、随意的酒会。就连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在官邸举行的聚会也是如此，饮料自取，服务员用盘子托着几样小茶点穿行人间，请站立谈话的客人随意选用。在主人约定的时间内（一般两小时左右），客人可以随时来，也可以因事提前退场，入席、开席、致词、宣布结束等繁文缛节概免，真是主、客两轻松。

香港政府的公务员们之所以能这样，法治的严格与完善是根本的保证。法制如铁，执法如山，靠额外的“感情联络”很难得到法规以外的好处，因此这种“额外联络”就成为地地道道的违法、行贿行为，根本没有任何“人之常情”“可以理解”的余地。除非不想继续干了，没有哪个公务员敢明目张胆地用公款大宴宾客，连轻易赴宴都不敢。而严密的监督机制，更是督促官员们随时注意公众形象，举手投足都想到纳税人，想到市民。不仅权力超然的廉政公署时时“瞪”着你，而且传媒、民众处处“盯”着你，发现“不轨”立即曝光。“在香港当官可难了！说一句错话，报上可以骂你一星期”，一位老报人的这

句话,既是对香港舆论监督的赞扬,又是对官员尴尬处境的同情。透明,公开,使公务员们吃、说、行,以致发信,都不忘“维护政府廉洁形象”、“服务市民”。这可以说是保持政府、官员清廉的法宝。大概也应该算在“人类共同财富”之列吧。

小小信封,告诉了人们许多,许多。

## 《财富》的“出尔反尔”

(2001年7月23日)

一般意义的“出尔反尔”行为是丑陋的,《财富》杂志的这次“出尔反尔”却是异常漂亮,令人钦佩的!

1995年,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只剩下短短两年了,一些怀有殖民主义情结的人士,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,也只能暗暗发出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哀叹。但是,世界著名杂志《财富》,却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错愕的“惊险动作”——推出触目惊心的封面专题——“香港之死”!它给即将回归的香港涂抹了一身墨色,对香港前景做了极其悲观的预测。由于它以往的权威性,“香港之死”曾一度使不少国际友人陷入迷茫。可是时隔5年,还是这个《财富》,却选择香港作为举行2001年《财富》全球论坛的地点。今年5月,当年的封面专题总监 Geoffrey Colvin 及作者 Louis Kraar 也双双来到香港参加论坛。有人问及他们对现实香港的感受,Kraar 回答:“还算不错!”“如果还以香港做封面专题将会用什么字眼?”Colvin 思考片刻后坚定地说:“活力充沛!”

从“香港之死”到“活力充沛”,《财富》眼中的香港似乎是经

历了“阴”“阳”两界，而现实中的香港其实始终没有死过。在战胜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后，她积极酝酿、推动经济转型，活力愈加充沛。三千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，六千余家海外企业在此注册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；而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了回归以前。

创刊于1930年的《财富》，是国际上颇具权威的财经类杂志。能跻身由该杂志每年排定的“世界500强”，一直被企业视为殊荣。其权威性不是来自什么特殊机构或特殊人物的“封赐”，而是来自报道的真实、准确，评论的客观、公正。但是，正如中国的那句古话：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最具权威的媒体，也难以保证百分之百正确。《财富》1995年对香港的判断，显然就发生了误差，而且是很大的误差。当他们除去有色眼镜，看清真实的香港时，就发现自己错了，错得很离谱。于是，《财富》再次做出了让人错愕的动作——决定在香港举行新世纪的第一次全球论坛，也是论坛创办7年来最大的一次全球论坛，让全世界的政经要人一起分享香港的迷人风采。

《财富》就是《财富》！这一动作，又实践了中国的另一句古语：知错近乎勇。《财富》，不仅知错、认错勇敢，而且改错痛快，改得毫不扭捏，大大方方。这种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的做法，并没有使《财富》跌份儿，反而更增添了它权威性的分量。这大概也是《财富》得以成功的宝贵财富之一吧。

当然，令《财富》“出尔反尔”的最根本原因，是真实的香港，真实的活力与稳定繁荣！相信一切真心乐意睁眼看香港的人，一定能得出与《财富》相同的结论。尽管她还存有许多不足，但她的确是活力充沛的！